

医院是救死扶伤的天堂，
医院也是生死博弈的战场。



内科 ①
Medical Department 1



大医院

THE GREAT HOSPITAL



YZL10890126328



外科 ①
Surgical Department 1

刘晓宁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医院是救死扶伤的天堂，
医院也是生死博弈的战场。



YZLI0890126328

山东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医院 / 刘晓宁著. —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11.11

ISBN 978-7-5329-3575-8

I. ①大…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48462号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集团网址 www.sdpress.com.cn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地 址 济南市英雄山路189号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1年 11 月第 1 版
2011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10×1000 毫米 1/16
印张/17 千字/260
定 价 29.80元

001	从医难	01
013	救人者难自救	02
029	誓言	03
045	欲加之罪	04
059	意外死亡	05
077	从善如流	06
101	危机	07



119	迷失	08
143	破釜沉舟	09
163	人心难测	10
179	妙手回春	11
209	孤立	12
225	尘埃落定	13
251	归一	14



从医难

在小医院，因为病号少，大多数医生得不到真正的练手的机会，学不到真本事。



“除非我死，否则谁也不准动我爷爷！”张曼冲上去挡在遗体前，张开双臂大叫了一声。所有人都愣住了，面对闪光灯和镜头，医院的领导们面子上都很难看。

这是东方医院及青城医学院近二十多年来首例无偿遗体捐赠，为了扩大影响，市委宣传部专门派了人过来助阵。

乔之维作为张哲文教授的最后一个人和遗体捐赠的执行人，无可推卸地担负起了料理后事的责任。一大清早，当赵阅益带领着全市各路媒体赶到告别厅的时候，告别厅里已布满了花圈、挽联和白菊花。赵阅益把之维招呼到告别厅的门外，说要和他商量一下捐赠仪式的安排。赵阅益说：“你还是要安排好张老的葬礼，要隆重，不能让任何人、任何事打扰了他的在天之灵。”之维点了点头，然后又听赵阅益说道：“听说张老临终前提议你来接任肝病防治所副所长，这是好事，你一定要努力啊，绝不能辜负了张老的一片苦心。只要你好好干，机会总会有的。”赵阅益若有所指地给了他一个暗示，“而且，我们医院外科有几个主任年纪都快要到线了，也急需你这样的人才。”

之维不动声色地想，他这是想干什么，怕自己这个执行人半途反悔搅了他的好事吗？他在给鱼下饵，给狗丢肉吗？

年初时，赵阅益在全院召集了一次无偿遗体捐赠的动员大会，他慷慨陈词道：“我们青城市每年死亡人数达十余万，但愿意捐赠遗体的却不足百人，比例连千分之一都达不到，而在美国、西欧等地，许多医院的尸解率都超过了50%，一些发达国家的尸解率甚至高达80%至90%……尸源不足，几乎是全国医学院校学生和老上解剖课时共同面临的尴尬难题，已严重影响到医科学生的实际操作水平，影响了我国临床医生的技术发展……”

赵阅益在全省倡导要解决遗体捐赠的尴尬困境必须从医学院及医院找突破口，中国人都有入土为安的传统观念，所以要让人自发接受遗体捐赠意识，必须先解决观念上的固守和迷信。而医院和医学院的人本身就从事这个专业，这个专业的发展，同样依存于此。赵阅益的这一理念，在全省得到了推广和宣传，他也借此得到了上级领导的赏识和认可，据说这次干部调整，他已经被列为重点考察对象。

可是发动归发动，医院里竟没有一个人站出来签协议的，口号喊得再响，没有践行，没抓好落实，也不算有始有终的功绩。这种尴尬一直持续着。直到今年三月份，张哲文教授悄悄到红十字协会签署了协议，总算给赵阅益重新搭了一个台阶，否则他站在上级面前，还有什么话语权。赵阅益想想刚刚从省里安排下来的副院长章显之，脸上不由生出一种难以平复的恼怒，本来东方医院第一副院长的位子是他的，没想到让人抢去了先机，还偏偏是他，自己的死对头章显之。

“滋滋——”冷气似乎结着烟雾喷薄出来，空气里有一种不知是84消毒液还是福尔马林的奇怪味道，气氛尴尬得如同拧紧的麻绳。赵阅益看了看张曼一副豁出去的样子，再看看满脸不快的周院长和骚动不安的各路媒体，额头上不由得冒出冷汗来，他不停给乔之维使眼色。

“张曼，我作为张教授无偿捐赠遗体的执行人，要替他履行完所有的程序和手续。”之维掏出捐赠协议书说。

张曼往他身前一扑，想伸手抓过去一把扯碎那协议书。之维似是早有防备，手臂轻轻向上一抬，张曼没够到协议书。她朝着他大喊道：“我不同意！看看谁敢动我爷爷！”

空气里的尘埃被这一声大叫惊跳而起，连张教授嘴角的宁静都似乎在一瞬间消失不见了。飞扬的尘埃缓缓掉落，四周又陷入死一般的寂静。

张曼想到自己的无助，控制不住的悲恸再次袭上心头，种种心酸，泪雨成行。

之维想去拉她，想去扳她的肩膀，想抱住她不停抖动的身子，却被她甩了个踉跄，两个人泪眼相对。之维看看躺在棺材里的老板，竭力心平气和地说：“声明书上写得很清楚……”他退后几步，照着声明书低声念道：

“现在我郑重声明，我去世后，我的遗体无偿捐献，由青城市红十字会安排供医学教学和科学研究使用，我的家属和其他任何人不得干涉。

我委托我的学生乔之维在我去世后作为我无偿捐献遗体的执行人。”

张曼狠狠地冒出一句：“我不会让我爷爷成为任何人向上攀爬的阶梯，我不会任由他们生前利用完他之后，死后再来利用他的遗体！师兄，你作为我爷爷最喜欢最信任的学生不但不和我站在一起保护他，还和他们这帮人同流合污，你对得起我爷爷吗？你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

张曼说不下去了，泪水流到了嘴边，她喉咙里滑动了一下说：“师兄，这么多年了，我家对这座医院付出了多少？我爸爸妈妈因它而死，我奶奶因它而死，现在又是我爷爷，这简直就是一座吃人的坟墓！我不会让我爷爷尸骨未寒，就被大家千刀万剐的！师兄，你想想吧，若是哪一天我走进实验室，难道要对着福尔马林里浸泡着的许多条腿辨认哪条腿是我爷爷的吗？我要对着那些器官辨认哪颗心脏是我爷爷的，哪个肝是我爷爷的吗……”

现场出现了一阵骚动，暗涌般的议论声风一样刮起来。无论之维说什么，怎么劝解，张曼都死死守住自己的阵地不放，空气越来越浮躁不安，好多人在打退堂鼓，甚至有些记者已经开始收拾设备。院长周近年的脸上早就挂不住了。赵阅益焦灼地来回踱步，走着走着突然顿住身体走近张曼，和她低语了几句。她跟着他一起离开了告别厅。

张曼回来之后，两只眼睛通红，扑通一声跪在遗体跟前，“爷爷，爷爷……”那种撕心裂肺的呼唤，让所有人为之动容。她慢慢站起身，轻轻地用手抚摸爷爷的脸、眉毛、鼻子、嘴唇，抚摸完之后，她俯下身，用嘴唇亲了亲爷爷的嘴唇，抬起头时已经泪流满面。

之后赵阅益吩咐抬人，她没再做任何反抗，之维不知道赵阅益和她谈了些什么，竟然只几分钟的工夫就让她改变了主意。

穿白大褂的人潮往门外涌去，张曼茫然无助地站在原地，站在空空的告别厅里。四周死一样地寂静，白色的菊花在风中微微颤动，似有花瓣在空气中飞扬。



夏末的细雨如粉尘一般轻轻地洒下来，带给唐静熙一种微微的窒闷感。

为什么迎接她的不是之维，而是一场莫名其妙的雨？之维为什么要关机？昨天关机，今天也关机，他说过会来车站接她的，他发生了什么事？

因为有手机，她很少往他科里打电话。她犹豫了一下，还是按下了号码，电话通了，“您好，请问乔之维在吗？”

一个女声干脆地说：“不在。”

静熙赔着小心问：“您知道他去哪儿了吗？不知为什么，手机一直打不通。”

女声不耐烦地说：“他导师死了，他肯定在他未婚妻家。”

“未婚妻？什么未婚妻？谁是他的未婚妻？”静熙的心里开始打战。

“张哲文教授的孙女张曼啊！”那边的女声极不耐烦地挂断了电话。

未婚妻？他在这里还有个未婚妻？那么自己算什么？自己义无反顾地辞掉工作，离开工作了六年的医院，跑到这个人地两生的地方，自己这算在干什么？

静熙茫然地走在青城陌生的街道上，看着陌生的人流，听着陌生的方言，忍不住感到孤独郁闷。自己的选择是否正确？可是能够进大医院，这是多少年来自己梦寐以求的，何况还可以和之维夫妻团聚。

谁都知道一级医院一个水平，不止行内的人这样说，行外的人同样这样说。在小医院，因为病号少，大多数医生得不到真正的练手机会，而作为一名外科医生，不经历一些大大小小的手术的洗礼，如同一个没有上过战场的战士，是学不到什么真本事的，就算学历再高，没有实战经验，也同样约等于零。这就是为什么大医院的门槛越高，大家就越踮着脚地都想够上去，而患者更是一窝蜂地往里面挤的原因。小医院个个门庭冷落，萧条低迷，年轻医生往外考，有实力的医生往外跑，技术越来越跟不上，经济上也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大医院越来越富庶，小医院越来越难自保。

六年前，静熙和之维研究生毕业后一起进了江中二院，那是一家地级市的二等医院，病号不多，效益也不好，每天只是做做换药、下医嘱、写病历之类的工作，大手术捞不着，做个小手术还要躲着领导。索性把心思放下，干点自己的事情吧，请个假还被领导说没上进心，然后医院里起了传言，说什么本来素质不行，什么研究生其实就是个书呆子。时间长了，两个人简直都成了没有什么棱角的圆石头，毕业时的雄心和闯劲就这样一点一点地消耗尽了。静熙还好，之维首先就忍受不住了，他直接向主

任申请做手术的权利，他对主任说起码也让他做做一助吧；主任说好，然后把他分到了一个老研究生的手下。之维终于可以从一个打杂的变成名正言顺的一助，高兴得还回家对静熙嚷了一下。可是一个月过去后之维就傻眼了，那个老研究生在医院里名声臭得很，一个月没有一个人找他做手术。

之维那时候常发牢骚，说“经济经济上不去，业务业务上不去，简直看不到什么前途和未来”。那个老研究生的一句话触动了他，他说：“小乔，你别整天想三想四好高骛远，我们医院就这个条件，我刚来医院那会儿还不是和你一样，可是蹦蹦来蹦蹦去还不是这副奶奶的熊样。我就是你的未来。”

之维对静熙说：“张明说他就是我的未来，你说这可笑不可笑，我必须离开这儿。”

之维釜底抽薪地辞了职，全力冲刺考博士，第二年顺利地考进了全省有名的青城医学院。静熙也暗暗憋了一股劲，两年后考取了省里某医学院的博士。但那个时候，医院为了防止人员流失，刚出台了一个新政策——除非辞职，若是带薪读硕读博，都要和医院重新签订合同。那时之维还没毕业，工作去向也没定下来，再说他们都三十岁的人了，不能靠家里养活。静熙无奈之下只能和江中二院签了毕业后回医院工作的协议。

之维毕业后顺利进入东方医院，他说：“静熙，你放心，我们俩都有这么多年的感情了，什么都不能把我们分开。等你毕业的时候，我一定想办法把你办进青城。静熙，你一毕业，我们就举行婚礼。”

三个月前，两个人到民政局领了结婚证，光等着毕业后行礼了。但是，想进青城，想进东方医院，远比他们俩想象的困难得多。

若说三年前博士还算个香饽饽，那么三年后博士就成山成堆了，再说她当时和医院签了协议，只能委委屈屈地回了江中二院。

既然两人不在一个城市工作，房子没有，经济也拮据，感觉上还是没有一个是稳定下来的家，婚礼也跟着拖延下来。

正当她的未来陷入一片僵局时，老板章显之给她打来了一个电话……老板爽朗的笑声，简直就是黑暗中的福音。

谁能想到自己老板会从省城调到青城呢？

谁能想到自己老板现在是青城市东方医院的第一副院长呢？机遇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这句话一点都没错。



在接到老板电话的当天上午，静熙就向二院递交了离院申请，消息也在同一时间传到科里。下午医院负责临床的副院长和办公室主任就轮番找她谈话，一连几天从安抚、挽留、许诺，很快就到了离院索赔。没多要也没少要，三年的基本工资加报销的学费正好十万块。

没想到办理调动手续这么复杂，复杂的不是手续而是人际关系，到哪儿哪儿亮红灯，她上上下下跑了几夭，什么也没办成。

科主任黄学正以前就老挤对她，这次竟当着众人的面说：“唐静熙想轻轻松松地走人，门都没有！”他还指示总务科向她索要听诊器等历年来领过的器械，甚至还有温度计。

她从人事科走出来，手里拿着离院申请表，看着一个个需要盖章的空白处，有种茫然无助的伤感和自卑感。

几乎每个人的回答都是一样的：“你知道的，小唐。你明白的，小唐。我们夹在中间不好办啊。”她真想意气用事地拍拍屁股走人，但她丢不下这么多年的工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公积金……这些都是她一点一滴积攒下的资本，也是锁住一个人一生的枷锁。就算她能丢下这些，人事档案呢？没有正常的手续，她连人事档案也提不出去。

黄昏的江中市笼罩在暗淡的夕阳中，出了医院不一会儿，西面的天空开始发黄，整个世界便一下子被这种明黄拨亮了，看样子是要下雨了。

静熙呆呆地站立在马路中央，身旁是呼啸而过的车辆，深切的茫然和绝望几欲让她落泪。不管怎么样，现在能想到的人只有之维了。她摆弄着手机，犹豫要不要给他打电话时，有个陌生号码拨了进来，她摇通了，但是没有说话。

对方说道：“女外科医生。”她愣了愣没吱声。

对方说：“唐静熙，听不出我是谁吗？”她问：“你是谁？”对方说：“你回头看看。”她傻傻地擎着手机转身，一个穿黑T恤、牛仔长裤的眼镜男正歪着头盯着她微笑。

她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张航，他到江中来干什么？

张航大步流星地跟了过来，像是猜透她的心思一样地说道：“这里有所医学院邀请我过来讲几堂课，课上完了，闲着没事儿出来逛逛，不知不觉就逛到了你们医院，他们说你正在办理调动手续。”

张航上上下下地打量着她道，“女外科医生，你是什么星座，是不是狮子座？怎么这么文弱的外表下潜伏着那么大的爆发力？我对你丰富的小宇宙充满了好奇。”

静熙无心和他扯皮，淡淡地笑了笑，这种笑容，可以当作客套，也可以当作拒绝。他却并不介意她的冷淡，锲而不舍地陪着她走。

初识张航时，是一个空气里飘荡着芙蓉花香的秋日。

静熙坐在阶梯教室里听全国著名神经外科专家张竞宇教授的讲座，他坐在她身旁的座位上。

授课结束后，所有人都潮水一样涌向讲台，有和张教授合影的，有和他套近乎的，有急于表白逢迎的……只有她和他安静地坐在原地不为所动。她的处乱不惊和她的淡然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他说：“女人干外科的很少见，女人不适合做医生，做医生是件很悲壮的事。”后来他又说了一些什么话，试图引起她的注意，她却专心地整理着笔记。再后来，她抬头对他笑了笑就抽身离开了。

那天晚上，杜雁拉着她到学校旁的小饭馆吃饭，饭馆的名字叫“红富士”，一进门是阔阔的厅，里面摆放着满满的清油漆过的木头桌子，没设雅间。到这里来的大多是本院的学生，饭菜做得比较粗糙，但不贵，量也多，很实惠，而且总比学院食堂的菜要好一些。

两人还没开始动筷子，一个穿白衬衣、戴黑边眼镜的男人走进了饭馆。当时正是就餐高峰时间，饭店里已经没有空座了，杜雁“咦”了一声，用手指戳了戳静熙说道：“怎么他老看你，老相识吗？让他过来一起坐怎么样？”

还没等杜雁发出邀请，张航就微笑着朝她们点了点头，自动走了过来，拉过一把朱红的椅子坐下说：“怎么又是你，我们还真有缘。”他这话是盯着静熙说的，杜雁却是忍不住哧哧地掩着嘴笑。

自那之后，他们三个倒是在学院里又遇到过几次，相互点头微笑，然后擦肩而过。后来在“红富士”又遇到过一次，便又合在一张桌上吃饭，张航抢着付了账。杜雁私底下常在静熙面前提起他的名字，说得多了，静熙不由疑心她对他有意思，便偶尔俏皮她两句。

某一天，学院组织了一堂普通外科的实验动物学的课，没想到授课教授竟然是张航。

静熙和雁子那时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并不是本院的学生，而是刚刚归国的博

士后，有几个课题项目还在国外拿过大奖。也就是那一天，杜雁宣布自己爱上了张航……

静熙和他虽不是多么熟悉的朋友，可在医学院时毕竟有过接触，而且还是同一个行业的，说不定哪天低头不见抬头见。她再怎么无心敷衍，也不好意思伸手去打笑脸人。

街上刮起了凉风，她的裙摆随风荡来荡去，张航愣怔地看着。她按了按裙摆，他掩饰地仰头望着天空道：“怕是要下场大雨了，我们还是赶紧找个地方躲躲吧。”话音没落，便有大颗大颗的雨点子从空中抛了下来，张航伸手勾住她的肩膀，朝一家店铺跑去。

一进店铺，她使用力抖开他热烘烘的手臂，用手拨弄着头发上的雨水。张航定定地望着她，她的脸一下子涨红了，说：“你看我干吗？”

张航嘿嘿地笑着，一边拨弄头发，一边寻找座位。这是家经营韩国料理的小店，因为这一场突如其来的雨，店里一下子拥进好多人，三十几平米的屋子一会儿工夫就人满为患。

两个人找了个靠窗的座位坐下，张航要了菜单，点了几样小菜，细心地用热水替静熙涮了杯筷。他从桌上拿起那张空白的离院申请表，抬头看看她木讷的表情问道：“是不是单位不放行？”

她太想找个人聊聊了，于是红着眼圈，把事情的经过从头至尾说了一遍。

张航听得很投入，听完了，他摇头笑道：“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保证明天一切便会迎刃而解。现在赶快吃饭吧。”她叹了口气，无缘无故地和他说这些鸡毛蒜皮的琐事，有什么意义啊。

她胡乱扒了几口饭，看看外面雨势渐缓，便起身说要走。

张航一把握住她的手腕说：“还下着雨呢，等雨停了再走吧。”她低着头甩开他的手，绕过一张张桌子，走了出去。

第二天上午，张航打来电话说：“唐静熙，你今天去医院办手续吧。”

她难以置信地问：“怎么回事？”

张航嘿嘿地笑道：“也许昨天那场雨给他们洗脑了，他们一夜之间便想通了。”她知道这是玩笑话，却无法相信在自己看来那么难以跨越的障碍，历经一个雨夜便一眨眼不见了。

她半信半疑地硬着头皮走进江中二院的门诊大楼。办公室主任的吃惊程度不

比她小，嘴巴张得也不比她小，但还是客客气气地遵循院长的指示给她开了档案和户口提取证明，医院竟然连合同违约金和读博的费用也没追索，这真是个人间奇迹。静熙使劲按压着兴奋，不笑，不语，生怕自己一张嘴说错了话，这些人便反悔了。

办理完所有的手续，她没忘记到科里和大家简单地道别，相处好几年了，多多少少还是有些留恋的；再说，她还想在科主任面前亮亮相，用自己的得意回敬一下他的无耻。

她当着谢大姐和几个护士的面，把听诊器的塑料头摔了个粉碎，然后走进黄学正的办公室，慢慢放在他面前，没说一句话。黄学正酱紫色的怒容，给她的离去增添了许多快感和玩味。

她孑然一身地离开了江中二院，走出医院，怀里抱着装着所有手续的纸袋，回头看了一眼自己工作过的医院，再看看四周仍然熟悉的城市，心里涌出一股难以言说的酸涩和怅然。

可是，毕竟自己和之维备受煎熬的两地生活终于画上了历史性的句号，她仿佛还在做梦一般。

转身之后，湛蓝色的天空扑面而来，她的心里如同驻进去了一群飞鸟，斑驳的彩蝶一拥而出。

张航的电话再次打来，问她事情办得怎么样了，她这才想起他这个大恩人，连连道谢，对他的身份不由产生各种好奇的揣测。

他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权力？

他并不是青城人啊，他只不过是一个高学历的海龟。他是自己生命里所谓的贵人吗？

张航说：“女外科医生，青城有大海，更有美丽的樱花。三月雨声细，樱花疑杏花。明年春天，希望能和你一起相约去看樱花。”

.....

静熙手里握着手机出神，那个陌生的女声犹如锤子，反复敲击着她混乱的大脑：“他导师死了，他肯定在他未婚妻家。”

她费尽周折千辛万苦地从江中跑到青城来，等待着她的会是什么？是大团圆还是悲剧？薄薄的雨把她的发梢打湿了。

静熙不敢再想下去，而是招手打了辆车，直奔东方医院而去。



这就是青城了？

空气里夹带着潮湿的海腥味，街道看着是直的，而方向却是斜的，纵横交错，杂乱无绪，就像我们盲目的感情，感觉是爱，其实也许只是习惯，是虚荣，是寂寞，是想当然的自以为是。

街道两旁是繁茂的绿植草皮、异国风情的白色建筑、高高低低的路段。静熙用力吸了吸鼻子，便似闻到了故乡的味道。

是的，这个城市有自己熟悉的大海，有自己向往的医院，还有自己未来的丈夫。想到这些，她的心情渐渐饱满起来。她平复了一下情绪，步伐坚定地迈向自己新的目的地。

东方医院坐落于青城市市中区最宽阔的主干道旁，无论规模设施还是地位等级，江中二院与之都不可同日而语。这家医院有上百年的历史，是德国人建造在此的，所以许多建筑物保留着德国风情：一排排灰砖青瓦，墙壁上涂满了斑驳的历史印记……

红军主力上征途，战略转移去远方。

男女老少来相送，热泪沾衣叙情长。

静熙愣住了，这都二十一世纪了，怎么还有人放这种歌？

歌曲声越来越雄壮嘹亮，久久地在空气中回荡，配着肃穆的人群竟然如此和谐。

肃穆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低泣的声音更大了些，天空和细雨也更阴郁了些，这样的时刻，不关政治，不关恩怨，不关阴谋，只有纯净的感动和对过去老一代人的敬仰。

走吧，走吧，一支白色的队伍从医院深处缓缓地 toward 大门走去，一路上过往的医生、学生、患者和行人都不自觉地停下了脚步，站直了身体，有的人还远远地鞠躬。一群哭泣的护士竟然匆匆地从科室里拿来鲜花，把花瓣抛撒在张老走过的路上。之维和其他三个师兄抬着担架，担架过处，连马路上来往的车辆也都自觉地停靠一旁，把医院和对面医学院的通道彻底空了出来。

张教授临终前曾经叮嘱过之维，送行时给他放《长征组歌》，让那些歌一路陪伴着他。

之维使出全身的力量抬着担架使劲向前，竭力稳定着担架，怕颠簸了老师的身

体和他的在天之灵，因为吃力而发红的脸上闪着点点泪光。这一幕，他一辈子都会铭刻在心，这一幕，许多人都会铭记在心。

静熙只感觉眼前似乎有一种神圣的力量在流动，站在人群当中，她一眼便看到了之维，心中掠过一阵复杂的揪痛。他看上去真憔悴，接连两天关机，和这场仪式有关吗？她挨个搜索过去，想找出那个传闻中的张哲文教授的孙女，是那个白脸细挑身材的，还是那个圆脸黄头发的？哪个都像，哪个都不像。不会是那个高个子吧，苍白的脸，微眯的眼睛，靓丽冷艳的五官。

静熙的心里抽了一下，在这样的氛围下不方便和之维打招呼，她不由自主地往前挤了挤，试图引起他的注意。之维显然没有发现她，他的目光专注地凝望着远方，她只能默默地与他擦肩而过。

歌声向着医学院的方向飘去，那种不老的旋律，久久地盘桓在记忆深处无法散开，不止激荡了医院的大夫，还激荡了医学院的所有师生和陌生的路人，白色的队伍在一种压抑的肃穆中渐行渐远。

这一幕仿佛不是在现实中，而是电影里才会出现的画面。静熙困惑地摇了摇头，擦干眼角的湿迹，找人问了问人事处在哪儿，朝东拐过一道拱形门，前面是一幢旧楼。她爬着踩上去咯吱咯吱作响的木质楼梯，爬到三楼，一个细眉小眼的男人接待了她。男人只留了她的电话，然后问她有没有住处，她说没有。男人公事公办地说：“没有？自己想办法吧，我们医院现在可不安排宿舍。”

她央告道：“随便什么地方，只要能住人就行。”之维事先告诉过她，他和医院的两个同事住一间宿舍，等她来了后再找房子，房子不是说找就能找到的。

男人说道：“我都说了没有，别说住人的，住鸟的也没有。”

静熙从人事处出来，左思右想，试探性地给老板打了个电话。

一会儿工夫，一个陌生号码打进来，对方的声音很温和，要她马上回人事处一趟，说找到宿舍了。

静熙再次爬上咯吱咯吱响的木楼梯，心情已经大不一样。真个是朝里有人好做官啊，老板的一个电话，比自己磕十个响头都管用。

细眉小眼男笑容可掬地迎上来，说帮她联系了一间暂时不用的实验室。然后他对外面招呼了一声，一个秀气的女孩子拿着一串叮当作响的钥匙跑进来。人事张主任亲自带着静熙去看房子，一路上嘘寒问暖。静熙跟着他在楼间拐来拐去，一直朝右走，右面按静熙的感觉是南面，可是后来的事实证明，其实是北面，果然她是最没方向感的。

两个人越走人烟越稀少，终于走得满头大汗时，张主任在一幢破旧的三层楼房前停了下来，指了指眼前说：“这就是实验楼，现在多半不大用了。”实验楼里光线朦胧，楼梯是水泥的，泛着青黑的湿气。

到了三楼最深处的一间屋子，张主任拿出那串叮叮当当的钥匙打开门，一股久不住人的霉藓味冲鼻而来，让人感觉风湿性关节炎都要复发了一样。

房间约十平米，其中一面墙壁化了浓浓的“烟熏妆”，张主任说这是以前一个老教授用电暖气不慎造成的。空荡荡的房间里只摆了一张木板床，静熙皱了皱眉头。

送走张主任后，静熙简单拾掇了一下房间，把一条印着黄色向日葵的粉色床单当窗帘拴上绳挂到窗户上，又打电话跟张主任要了张学生用的书桌，是那个送钥匙的女孩子帮着抬上来的，摆在窗台下面，二手笔记本往上一搁，气氛便大不一样。

一天——不，准确说是一天连着一晚上——静熙仍未打通之维的电话。按说仪式早就结束了，他为什么还不开机？

这可是她第一天到青城。这可是她第一天到医院报到。

静熙那天晚上睡得很不踏实，时不时惊醒，脑海中偶尔还会飘过早上的一幕。这段时间之维为什么对她这么冷漠，对她调进青城这么大的事都是满不在乎的态度，难道……静熙想起读博时杜雁说过的一句话：“静，我和高扬离婚了，在我读博期间，他和医院手术室的护士勾搭上了，你不要像我一样……”

救人者难自救

只不过一个小小的过失，便可以断送一个医生的锦绣前程，想想真是可悲。



第二天一早，张主任像领小孩上幼儿园一样把静熙领进了肿瘤科。静熙见到了自己的新领导。从外表来看，新领导比黄学正温和，中等身材，微胖，皮肤白皙。新领导的外貌偏中性化一些，偶尔会跷兰花指。其实每个医生不经意间都会跷兰花指，这是常年拿手术刀的后遗症，但新领导的兰花指跷得更像个戏子，给人的感觉有点娘。

张主任介绍说：“这位是新来的女博士小唐。”指了指李博群说，“这是肿瘤科的李主任。”

一个姿色不错的中年妇女凑过来，像逛园子一样稀罕地上下打量起静熙。女人的左脸上有颗泪痣，眉目间依稀辨得出年轻时是个美人。

张主任走后，李博群指了指位子说那是她的办公桌，让她这几天先熟悉熟悉环境。

中年妇女给她递了杯水道：“这么年轻就博士毕业啦，真有本事，80后吧，结没结婚？我们医院的好小伙儿可有的是……”